

楔子 不想再窮了！

若是可以，楚妘靜不想清醒過來，最好過個幾日，她發現這一切原來是夢，如此離奇的事並未發生在她身上，她更不必擔心餓肚子，只可惜……

從左到右，楚妘靜將一室的亂七八糟收入眼底，然後抬頭望天，無聲問：老天爺，這個家已經家徒四壁了，還遭小偷光顧，你覺得這樣像話嗎？

當然，她等不到老天爺的答案，目光緩緩的掠過家中大大小小，最後她只得了一個結論——這個家實在太慘了！

一年前父親隨著商船出海，從此就如同沉入大海的石子，這個家頓時失去最主要的經濟來源，不過，還好有外祖母金援，日子倒也過得下去。沒想到幾個月後金援他們的外祖母倒了，管家大權落在大媳婦手上，當然，他們的金援沒了。

緊接著，操勞過度的娘親病倒了，他們的處境更是雪上加霜，再下來這個家的大姊——她，為了救落崖的小弟而歿，還好她穿來了這具身體裡，還擁有原主的記憶，要不，這個家豈不是更慘？

「娘，我們家進了竊賊了。」楚曜努力穩住聲音，可是終究只有十四歲，見到此景還是忍不住打顫。

楚母連玉珠終於回過神，顯然想起什麼似的，跌跌撞撞衝進屋內，過了約莫一盞茶，她緩緩走出來，臉色蒼白，但明顯鬆了一口氣。

看著擔憂不安的孩子們，她安撫的擠出笑容，「沒事，娘藏在床下的幾十兩銀子還在。」

幾十兩銀子……楚妘靜轉頭看了一眼身後的竹簍子——裝滿了剛剛從山上採收的野菜、果子，忍不住嘆氣，這個家實在太窮了……不行，過去的她日子多享受，嘴巴刁鑽難伺候，現在這段吃不飽的日子已經足夠她永生難忘，她要振作起來，好好整頓一下，不能讓這個家繼續落魄下去。

「娘，我們可有得罪什麼人？」

這一個月幾乎成了啞巴的楚妘靜突然開口，眾人均是一怔。

楚妘靜彷彿沒意識到自個兒有何不對，自顧自的道：「我們家一眼看去就知道有多窮，宵小上這兒行竊豈不是太蠢了？再說了，恨不得將整個屋子搜個底朝天，這只怕不是單純的行竊。」

「我們哪有本事得罪人？」連玉珠的眼神微微一閃。

「娘最好坦白，我方能摸清楚今日一事真是不長眼睛的宵小誤入，還是人為。」

「……人為？」

「難道娘覺得這很正常嗎？」楚妘靜淡淡的掃了眾人一眼，不過是一眼，空氣中瞬間多了一股肅然之氣，眾人莫名的聚精會神，就在這一轉眼之間，這個月如同透明存在的長姊儼然成了主事的一家之主。

「娘真不知道我們得罪誰了，只是你爹出門之前再三叮囑，我們與忠義伯府已經沒有關係了，日子再苦，也別存著重回忠義伯府的念頭。」

楚妘靜快速梳理了一下思緒，初步釐清他們一家的來歷。

她爹是忠義伯府老伯爺最小兒子，行四，庶出，去年氣得老伯爺病倒了，被老伯

爺逐出家門，便帶妻小來到瀘州，一來妻子娘家在此，二來老伯爺四年前在此為他置辦一處莊子，心想來此種點東西至少不怕餓死，可惜他不懂農事，想靠莊子的出產過上好日子根本不可能，又要供應兩個兒子讀書考科舉，苦思再三，最後決定帶著隨從跟著商船出海買賣。

「我們如今遠在千里，即便不顧臉面也求不到忠義伯府頭上，而忠義伯府已經將我們從族譜除名，絕不可能自打嘴巴要我們回去。」爹要出遠門，再三交代叮嚀的必是要事，可是，這樣的叮囑令人費解。

「當時娘也如此告訴妳爹，可妳爹只是教娘牢牢記住，我們是好是壞，與忠義伯府再也沒有關係。」

「是啊，我們是好是壞確實與忠義伯府沒關係，不過，我們的日子會越來越好。」楚妘靜看了眾人一眼，除了這一家子，還有一家三口不離不棄的忠僕，她要養的人不算多，不用一年，她應該可以存到一桶金了。

面對楚妘靜的轉變，眾人還無法適應，可是，不安、擔憂隨著她堅定的目光和聲音漸漸落下，感覺好像找到了主心骨。

「好啦，先收拾屋子，我們再來開會商討掙錢大計。」這些日子她看似木頭人，可是事實上，她一直暗暗觀察每個人的個性、專長、能力……總之，她已經有了生財大計——人盡其才。

何謂人盡其才？就是利用每個人的才能掙錢，譬如，妹妹承襲娘針線的本事，但無論娘或妹妹，她們能想的花樣太少了，當然掙不了多少銀子，而她是學設計的，腦子有數不完的花樣；還有，她喜歡吃食，會釀果子酒，可惜她沒錢沒勢力搞出一間飯館酒樓或糕點鋪子，只能將食譜賣給飯館酒樓，不過，人家為何要買她的食譜？所以，她要證明自個兒的食譜能為人家帶來「錢景」，至於如何證明，這就要動動腦好好謀劃了。

除此之外，莊子裡的地也不能放著不管，種點東西，可以自用，也可以賣錢。

結論是——她接下來的日子應該很忙很忙。

眾人一臉茫然的看著她，開會商討掙錢大計？

「待會兒你們就知道了。」楚妘靜不再廢話，率先動手收拾。

見狀，眾人趕緊跟著收拾打掃。

第一章 楚姑娘的菜單

「這一道稱為燶鴨——首先將鴨子洗淨，麻油入鍋燒熱。下鴨子煎至兩面呈黃色，下酒、醋、水，以浸沒鴨子為度。加細料物——安息茴香、甘草、白芷、薑、花椒、砂仁等細末，還有蔥、醬，用小火煨熟，熟透之後仍浸在滷汁中，食用時再取出，切塊、裝盤即可。」楚妘靜對著圍觀的三位人——何掌櫃和兩位主廚解說一遍之後，便親自示範一遍。

滿室生香，不過此香挑起的是人的食慾，真想立即嚥上一口，可惜，他們只能撿主子剩下的，不過，只要能嚥上一口，他們就滿足了，因為他們早見識過這位楚姑娘的廚藝了得，同一道菜色，經她之手，就是能給人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。

「好了，待會兒要送給貴客食用時再取出切塊裝盤。」楚妘靜相當佩服饌仙樓的

東家，試菜同時推廣新菜色，因此，每逢饌仙樓推出新菜色，不到一個月，不僅僅是饌仙樓，就是附近各州來此的商旅也都會特地點這道新菜色。

何掌櫃交代廚子一盞茶之後送到竹苑，便對著楚妘靜拱手道：「東家在東三房等候楚姑娘，請楚姑娘隨小人上樓。」

楚妘靜點點頭，解下圍裙收入布背袋，隨著何掌櫃出了廚房，進入二樓的東三房。

「楚姑娘來了。」陸柏峻起身相迎，邀請楚妘靜坐下。

回以一禮，楚妘靜便在陸柏峻對面坐下，在這同時，陸柏峻將合約書和兩張五十兩的銀票推過來。

「楚姑娘以一百兩將方子賣給我，不覺得可惜嗎？」陸柏峻自認為眼睛犀利，三兩下就可以將一個人看穿，可是兩人打交道有一年了，她給他的感覺依然蒙著一層紗，只知道她並非外表一般地嬌弱可欺。

楚妘靜不以為然，「若是這個方子不賣給陸公子，將來也許有人研發出這樣的方子，我的方子就沒什麼意義。」

「我還是很佩服姑娘，姑娘豁達。」

楚妘靜不好多做解釋，其實她也只是用了別人的方子，只道：「我還要謝謝陸公子給了機會。」

「我是個實際的商人，若非楚姑娘做出來的糕點嚐過的都說好吃，教我見到商機，而楚姑娘又真有本事，我也不會跟楚姑娘合作。」陸柏峻還記得一年前初次見到她的情景，她推著攤子在饌仙樓對面賣糕點，賣的還是饌仙樓最有名的栗子糕。

當時，人人看她是個傻子，她卻挑起他的好奇心，他認為她此舉必有目的，果然，沒幾日答案就揭曉了，她是利用饌仙樓來打響自個兒的栗子糕名號，她的栗子糕不但比饌仙樓好吃，且更為便宜。

由此可知，她很聰明，但也太冒險了，若不是遇上他，她必然惹禍上身。這一點她很清楚，因為後來他找她買方子，她提出合作方案，也向他道歉，若非無奈，她不會冒險利用饌仙樓。

無論如何，單從此事來看，她絕對是個聰明有膽量的姑娘，可是接下來兩人打交道，她總是中規中矩，教人摸不透她真正的性情。

「如此說來，我們是互蒙其利，犯不著覺得誰虧待誰。」

「雖是如此，燶鴨若是大賣，下次姑娘的方子我願意出兩倍的價錢。」

略微一頓，楚妘靜沒有拒絕的點頭接受了，他是要防止她將手上的方子賣給其他酒樓，他們合作有一年了，饌仙樓的迅速崛起以及菜色上的創新勢力引來同行注意，即便饌仙樓三緘其口，只要花點心思還是可以得知饌仙樓的方子出自何處。

「對了，聽說楚姑娘在尋城裡的房子，需要我幫忙嗎？」

「謝謝陸公子，暫時不需要。」雖然向何掌櫃打探城裡買賣房子的事，就意味她無意隱瞞此事，但這不表示她想跟東家扯上關係。

「若有用到我的地方，楚姑娘不必客氣。」

「我記住了。」

「還有一事，貴客來訪，不知能否請楚姑娘親自為我備一桌宴席？」

「抱歉，我不為不相干的人下廚。」對楚妘靜來說，下廚一直是一種生活樂趣，如今為了養家，她不得不賣方子，不得不親自下廚示範，除此之外，她可不願意讓下廚變成索然無味的公事，甚至是一種痛苦。

「此位貴客關係著我的將來，我才會如此慎重請楚姑娘為他準備宴席，不必昂貴的食材，只要楚姑娘的拿手菜，六菜一湯一甜品，五百兩。」

這比賣食譜賺得還快，不過，楚妘靜還是毫不遲疑的搖頭婉謝，「饌仙樓的廚子又不比我差，陸公子何必捨近求遠？」

「楚姑娘太看得起他們了，他們比不上楚姑娘。」

「謝謝陸公子如此看得起我，不過，這是我的規矩，還望陸公子見諒。」

陸柏峻理解的點點頭，也不再強求，楚妘靜趕緊起身告辭離開。

「燶鴨送去竹苑了嗎？」陸柏峻看著何掌櫃問。

「是，蕭公子已經在用膳了。」

「我去竹苑，你請廚房送一份燶鴨過來。」陸柏峻隨即悠閒的步出東三房，下樓走向位於酒樓後方的竹苑。

竹苑位於饌仙樓後方，是陸柏峻的住處，有獨立進出的門戶，不過，要繞上一大圈。在外人看來，這是兩個毫不相關的門戶。

蕭毓喜歡美食，但旁邊有人，他的胃口就不好了，就是珍饈擺在他面前，他也嚼不出味道，因此待他吃飽了，陸柏峻方才不疾不徐的走過來。

陸柏峻見了石桌上剩下的菜色，就知道好友的評價，不過還是要問：「如何？」

「燶鴨不錯，你撿到寶了。」蕭毓是一個吝於言詞的人，能從他口中得一句「不錯」的評價已是不易。

陸柏峻同意的點點頭，在對面的石椅坐下，「我也覺得自個兒挖到寶了，一百兩銀子買了這道方子，實在過意不去。」

「過意不去就追加一倍。」

「我也認為如此，免得其他酒樓將我手上的寶挖走了。」

聞言，蕭毓戲謔的挑起眉，「你不會真的以為自個兒是被家人趕出來，準備在這兒落地生根吧。」

「我確實是被家人趕出來的。」雖然是刻意安排的。

「你忘了自個兒為何來讓州嗎？」

「如何敢忘了？不過，明面上是跟家人鬧不和才來讓州，我不能一點作為都沒有。」

「這倒也是，不過沒想到你的饌仙樓如此有模有樣。」

「這是當然，回到京城，我可不想人家笑我一事無成。」

「皇上不會怪你一事無成，倒是龍門衛，至今還沒有線索嗎？」

點了點頭，陸柏峻苦惱的搔了搔頭，反過來問：「皇上為何如此確定四年前在讓

州看到的海盜非真正的海盜，而是龍門衛假扮的？」

「你對龍門衛了解多少？」

「我知道這是齊王訓練的一支水師。」齊王乃太祖皇帝的弟弟，兄弟兩人在天下大亂時攜手逐鹿中原，兄弟兩人一個擅長陸戰，一個擅長水戰，而正是因為齊王訓練的這支水師可以越過各方勢力潛入京城，跟太祖皇帝來個裡應外合，為大周的軍隊打開京城的城門。

大周的建立，龍門衛厥功甚偉，可是太祖皇帝建國之後，第一件事便是廢了龍門衛。太祖皇帝認為水師的存在已無意義，大周的敵人是西北的涼國，北邊的燕國，還有南邊的越國，可是在齊王看來，太祖皇帝是藉機奪他手上兵權。兄弟兩人從此有了嫌隙，後來齊王詐死帶著妻兒離開大周，隨之消失的還有龍門衛。

「太祖皇帝想廢了龍門衛確實有私心，但是大周剛剛立國，百廢待興，沒有銀子養一支無用武之地的水師，這也是事實。雖然海盜一直都存在，但他們並沒有組織，不過是流落海上的遊民，不足以構成威脅，太祖皇帝當然認為水師沒有存在的意義。」蕭毓覺得太祖皇帝和齊王皆有勇無謀，水師絕不能廢掉，可是養一支水師確實花銀子，所以，最好利用水師的本事自給自足，而這一點當今皇上就想到了。

「因為龍門衛是水師，皇上才會懷疑四年前偷襲饗州的海盜是龍門衛？」

「皇上親眼見識這批海盜的實力，他們並非沒有組織，我爹當時也在場，聽他提及那批海盜，他們各個身經百戰。」

略微一想，陸柏峻就明白了，「若是真正的海盜，他們不可能在饗州引起那麼大的混亂。不過，既然皇上懷疑那批海盜是龍門衛，為何沒有將此事稟報先皇？」

「當時江南水患，朝廷急於救災，甚至連嫡出的皇子都派來江南，先皇哪有心思管龍門衛的事？而且皇上跟先皇想法不同，先皇想滅了龍門衛，皇上卻不贊成。」太祖皇帝一直在尋找龍門衛的下落，臨終之前還再三囑咐先皇莫忘此事，可是先皇身子不好，無心關注水師的事，皇上既然知道先皇對水師的想法，當然不會主動告知饗州之行的發現。

「皇上想恢復龍門衛的身分？」

「我不清楚皇上對龍門衛有何盤算，只是要先找到龍門衛。」蕭毓的父親是皇上的武藝師傅，蕭毓可以說跟著皇上一起長大，多少猜得到皇上的用意，可是皇上不說，他也不會宣之於口。

「我來這兒兩年了，連一個海盜也沒瞧見。」陸柏峻可是很慶幸，要不，饌仙樓的生意就不會這麼好了。

「這幾年倭國沒有內亂，海盜消聲匿跡實屬常理。」

「這也是皇上認為四年前那批海盜是龍門衛的原因嗎？」

「這是原因之一，不過，雖說倭國沒有內亂，但是天災不少，百姓淪落為海盜也不是不可能。」

陸柏峻搖了搖頭道：「皇上想找到龍門衛不容易。」

「原本不容易，可是先皇臨終之前從齊王世子手上得到一個機關盒，據說裡面放

著可以調動龍門衛的虎符，還有龍門衛的名冊。」

陸柏峻驚訝的揚起眉，「先皇找到齊王世子？」

「先皇登基後就找到齊王世子，可是先皇沒有心力解決齊王世子的問題，直到病重了，才派錦衣衛暗中將齊王世子一家帶回京城，齊王世子用齊王留下來的機關盒換取一家性命。」

陸柏峻聞言皺眉，「龍門衛不在齊王世子手上？」

「先皇對此心存懷疑，認為齊王故佈疑陣，不過，皇上倒是相信。齊王詐死離開大周，實在養不起一支水師，再說了，齊王既然選擇離開朝堂，也沒必要帶著如此強大武力，這只會教人懷疑他居心叵測，留下隱患，還不如請人造機關盒收藏虎符和名冊，在關鍵時刻換取活命機會。」在蕭毓看來，齊王不是絕頂聰明，但生性豪邁，懂得放下。

陸柏峻想到什麼似的舉起手，「慢著，不對，若是虎符一直藏在機關盒裡面，四年前龍門衛以海盜之姿出現在縷州又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皇上懷疑若非虎符被盜走了，就是還有另一枚虎符，且是偽造的虎符。可是，若說虎符早就被盜走了，沒有打開機關盒的口訣，無法觸動機關，根本打開不了機關盒。」

「齊王不會不知道打開機關盒的口訣。」

「齊王知道，但他不會告訴齊王世子，這是擔心齊王世子生出不該有的心思，毀了他保存一家人性命的用心良苦。」蕭毓很敬佩齊王，能夠放下權力不是很容易的事，更別說大周的半壁江山是屬於他的。

陸柏峻越聽越糊塗了，又忍不住搔了搔頭，「齊王世子不知道打開機關盒的口訣，如何用機關盒換取他們一家的性命？」

「齊王給齊王世子留下線索，齊王將打開機關盒的口訣刻在皇上的龍玆上。」怔了半晌，陸柏峻傻不隆咚的眨了眨眼睛，「皇上的龍玆是行冠禮的時候先皇給的，齊王如何將口訣刻在龍玆上？」

蕭毓也覺得不可思議，但他真的相信齊王做了此安排，「皇上的龍玆只怕在先皇手上就遭到掉包，而齊王選擇將打開機關盒的口訣藏在皇上的龍玆上，是因為皇上是先皇唯一的嫡子，最有可能繼承大統。」

陸柏峻覺得自個兒的腦子又打結了，「既然口訣刻在皇上的龍玆上，皇上應該已經打開機關盒了，不是嗎？」

蕭毓無奈的一笑，「皇上的龍玆有一半在忠義伯府楚四爺身上。」

陸柏峻一臉的錯愕，這又是怎麼一回事？

「這是四年前的事，我爹隨皇上來江南賑災，沒想到竟在縷州遇到海盜，生死存亡之際幸逢楚四爺相救，我爹以我的親事報答對方的救命之恩，可是當時身上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可以當信物，皇上便將隨身的龍玆一半當作信物給了對方。」

「……皇上竟然代替侯爺給了訂親信物！」陸柏峻覺得腦子快不夠用了。

「當時皇上還是皇子，將來即使我們武陽侯府不認這門親事，隨便施個恩惠就好了，可是先皇最後還是選了皇上繼承大統，這個信物就不一樣了。」當時那種情

況下，無論皇上還是他爹，他們都不認為那半塊龍珏有什麼大不了。

陸柏峻點了點頭，「皇帝和皇子的身分確實差遠了，皇上可以下道聖旨賜婚，無論雙方的身分是否合宜。」

「楚四爺一直沒有帶著信物來找我爹，很可能是楚四爺有自知之明，知道高攀不上我們武陽侯府。」

陸柏峻不以為然的撇了撇嘴，「有皇上的信物，你認為他會不要這門親事嗎？」

「可是，楚四爺確實至今沒有動靜。皇上剛剛繼位時，先穩住朝堂最為要緊，心想不如等楚四爺自個兒尋上門，可是他一直沒有動靜，機關盒也不能一直放著不開，便讓我爹上門尋人，沒想到早在兩年前楚四爺就被忠義伯府逐出家門，帶著妻子兒女遷來縷州。」

陸柏峻唇角一抽，「楚四爺被忠義伯府逐出家門？」

蕭毓明白好友的意思，「這事我也想不明白，楚四爺身上有皇上的半塊龍珏，忠義伯府如何捨得將他這一房逐出家門？」

「你找到楚四爺了嗎？」

「不急，我的身分難免引人注意，說好了是來這兒吃吃喝喝，當然是先四處品嚐美食。」蕭毓是美食愛好者，無論什麼事都不及享受美食來得重要。

「難怪要我寫信邀你來縷州，不過，我在縷州兩年了，倒不曾聽過忠義伯府楚四爺在這兒。」

「他已經被逐出家門，在外面行走也不好搬出忠義伯府。」

「這倒也是。」

「我既然受你邀請來此品嚐美食，楚四爺的事過些日子再說。」

「我可是真心邀請你來這兒品嚐美食，不過，我還沒說服對方。」

蕭毓不解的挑了挑眉。

陸柏峻擺了擺手，不願意多做解釋，「總之，你等著，我一定教你嚐到京城也吃不到的佳餚。」

楚家廚房平日是李嬌的地盤，楚妘靜並不下廚，一來她事情多，二來下廚應該是一種享受，為了填飽肚子從早到晚消磨在油煙當中，再有趣的事也變得索然無味，所以心情一放鬆下來，她想到第一件事是洗手做羹湯。

這一年真的很辛苦，雖然還沒有能力買間大宅子，或是有間自個兒的鋪子，但是手上有點銀子了，如同她一年前的目標——一年之內存下第一桶金。

不過，即便陸柏峻願意多出一倍的銀子買她的食譜，她卻不急於用這種方式掙銀子，以後她不會輕易賣方子，因為這不是長久之計，與其一次獲利了結，還不如藉此與人合作謀取長期利益，只是，這樣的機會怕是難尋。

其實，如今她有底氣了，這要感謝娘親和妹妹一流的繡工，還有令人驚嘆的拿手絕活——雙面繡，配上她的設計，從帕子、荷包之類的小東西，再到衣裙、繡屏等高價位繡品，為她打開一條生財之路。後來，她又單賣花樣子給繡坊，銀子

更是加倍的流進錢袋。

此外，她的果子酒也找到銷路了，喝過的人皆是讚譽不絕，這又給她開了一項財源，而莊子種植的蔬果也快要收成了。

總之，他們再也不愁吃穿，可以供應兩個弟弟安心讀書考科舉，如今掙銀子已經是為了買房買田。

楚妘靜很享受下廚的過程，今日她做的是宋嫂魚羹，又名賽蟹羹——用鱖魚蒸熟後，剔去皮骨，加上火腿絲、香菇、竹筍末、雞湯等佐料烹製而成。成菜後，色澤金黃，鮮嫩滑潤，味似蟹肉。

賽蟹羹也可以選用鱸魚，不過春季河水清澈，水溫舒適，此時鱖魚乃一年四季最鮮美的。鱖魚肉質細嫩，還有點獨特的香味，極易消化，對兒童、老人及體弱、脾胃消化功能不佳的人來說，吃鱖魚既能補虛，又不必擔心消化困難。

一窩賽蟹羹三兩下就見底了，人人吃得意猶未盡。

「大姊姊煮的魚羹就是特別好吃。」楚嚴一臉討好的看著楚妘靜。他最不喜歡吃魚，可大姊姊就是有法子讓他討厭的魚味不見了，只嚐到魚的鮮嫩。

「你只要乖乖吃飯，大姊姊允許你五日點餐一次，不過，僅限一道菜。」楚妘靜遇到嘴刁的人特別有勁，若能從他口中得一句「好吃」，可是很有成就的事。

楚嚴兩眼一亮，「我想吃什麼都可以嗎？」

「當然，只要我做得出來。」

「我想吃炮羊肉。」楚嚴嚐過一次炮羊肉，從此念念不忘，可是，娘說羊肉太貴了，不准大姊姊再做這道吃食。

「好，許久沒有吃炮羊肉了，真令人想念。」楚妘靜搶在母親反對之前道。無論哪個時代，羊肉都是很貴的，據說宋代，羊肉是最貴重的食品，無論皇宮還是民間，無不將吃羊肉當成一件美事。

楚嚴趕緊伸出手，楚妘靜明白過來的跟他拉勾約定。

此時，李伯急匆匆的走進花廳，喘著氣道：「夫人，京城的伯府來人了。」

連玉珠懵了，早就忘了忠義伯府了，更沒想到伯府會派人過來。

「伯府派了誰過來？」楚妘靜微蹙著眉問。

「胡總管。」

「李伯將胡總管帶到涼亭，我在那兒見他。」他們平日招待客人的地方是在花廳，而此時他們在用膳，當然不適合在此地見他。

連玉珠終於回過神，起身準備跟著楚妘靜去見胡總管，楚妘靜原本想伸手攔下來，可是想想又覺得不妥，爹不在，名義上母親是一家之主，母親理當出面，不過，她還是仔細交代母親，若沒必要無須開口，她自會應付。

「四太太，三姑娘。」胡總管一見到她們母女，連忙上前行禮。

楚妘靜扶著母親在石椅坐下，自個兒站在她身後，看著胡總管道：「不知胡總管上門有何指教。」

「老奴代伯爺前來傳話，終究是一家人，如何能看著你們在這兒過苦日子？因此，特派老奴過來請四爺一家回伯府。」胡總管態度並不高傲，但也不見恭敬，

彷彿他說明來意，他們就會歡喜的接受。

楚妘靜勾唇冷笑，「伯爺說錯了，我們早就不是一家人了。」

胡總管聞言一怔，顯然楚妘靜的反應不在預料之中。

「我們一家很喜歡此地的生活，不想回京。」

「老奴想見四爺。」胡總管刻意左右看了一眼，微皺著眉，如此殘破，日子想必過得很不好，如何會喜歡此地的生活？

楚妘靜不難看出胡總管的想法，因為莊子遭遇小偷，又想在城裡買房，她認為沒必要浪費銀子佈置莊子，所以，她在莊子唯一花的心思只在種植蔬果上頭。

「胡總管來得不巧，我爹這幾日不在。」

「老奴如今住在城裡的四海客棧，待四爺回來，老奴再上門。」

「我勸胡總管別浪費時間等我爹回來，我爹如今最痛恨的就是伯府的人，若是在，只怕胡總管連大門都進不了。」

「老奴還是等四爺回來。」胡總管可是奉了忠義伯之命，無論如何要帶四爺一家回京，即便四爺是個硬脾氣的，他可能會遭到刁難，但他不能退縮。

「胡總管喜歡等就等，不過，我爹可沒說何時回來。」

遲疑了一下，胡總管拱手道：「老奴三日後再來。」

楚妘靜請李伯送客，涼亭很快就剩下她們母女兩人。

「靜兒，伯府為何突然要我們回去？」連玉珠不傻，在忠義伯府住了十幾年，她豈會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。四爺這個唯一庶出的兒子，可以說是老夫人最想抹去的恥辱，從小就在老夫人和幾位兄長打壓下戰戰兢兢過日子，他們在府裡的地位一直很卑微，說話分量甚至不及老夫人身邊伺候的人。

「無論目的何在，總之，絕不是好事。」

「我們不跟胡總管回去，伯府會善罷甘休嗎？」

「我一直想搬到城裡，方便兩位弟弟讀書。」開始有了收入，她就將楚曜送進城裡的學堂讀書，可是楚嚴太小了還不能進學堂，只能先上私塾，不過這附近沒有私塾，想來想去，他們還是搬進城裡比較方便。

「娘捨不得這兒。」

「娘不必擔心，我不會賣了這個莊子，留著莊子，爹回來也不會找不到我們。」雖然兩年沒有消息，爹肯定凶多吉少，但一家人都不願意放棄希望。

「不賣莊子，我們就沒有銀子在城裡買房。」

「我已經備下買房的銀子，不過，還是要辛苦妹妹給我繡一幅畫。」楚妘靜還是喜歡身上多點存款，繡畫是她想到的另外一項收入，雙面繡的繡屏價值高於繡畫，但是繡畫所費功夫較少，找到房子搬進城裡之前，正好可以完成一幅繡畫。略微一頓，連玉珠囁嚅的道：「妳爹出門之前留了二十張一百兩的銀票給娘。」

「……嗄？」楚妘靜覺得腦子短路了。

「妳爹說，萬不得已，絕不可動用銀子，娘將銀票分別縫在幾件冬衣裡面，就是怕吃了一點點苦頭，就熬不住的動用那筆銀子。」

楚妘靜實在不知說什麼是好，是啊，當時還未走到山窮水盡，是她等不及跳出來

扛起養家的重責大任，不能怪娘不知變通，硬是藏著銀票不拿出來。這是一件好事，至少證明她爹不是不負責任的男人，出門還知道給妻小留銀子。

「如今我們不缺銀子，娘就繼續藏著吧。」

聞言，連玉珠鬆了一口氣，夫君留下的銀票於她而言是一種念想，想著他離開時，鄭重將銀票交給她，還不放心再三叮囑要照顧好自己和孩子們，等他回來，過去她受的委屈，他會補償她。夜深人靜，她總會隔著衣裳摸著藏在其中的銀票思念夫君，相信他會遵守承諾歸來，若是這些銀票被她用掉了，她總覺得夫君真的會從此消失不見。

蕭毓喜歡安靜品嚐美食，這不是說他無法忍受旁邊有其他客人，而是討厭吃個飯還要應付人。吃喝原本是一件最簡單的事，好吃就是好吃，不好吃就是不好吃，一旦多了人心算計，食物的味道就變得不純粹了。

如此說來，蕭毓反倒不喜歡坐在名氣響亮的酒樓用膳，而偏愛不起眼的小店。

「爺，這家魚羹的味道很特別，竟然像蟹肉。」高齊獻寶似的道。哪兒有令人垂涎三尺的佳餚，主子總是比他們這些近衛早一步發現，這一次終於讓他搶先一步發現這家魚羹店了。

蕭毓四下看了一眼，略微點點頭，雖然坐得很擁擠，但是眾人的心思都在吃食上面，倒不顯得吵雜。

兩碗魚羹很快就送了上來，兩人很有默契的不發一語先吃再說。

「楚姑娘。」沈婆婆的聲音不大，但是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她的愉悅，店裡客人的目光很自然的轉過去，蕭毓也不例外，不過，他卻是因為「楚」這個姓氏。

楚妘靜苦惱的快抓狂了，突然聽見有人喚她，立即停下腳步循著聲音看去，見到對方，很自然的揚起笑容，「沈婆婆。」

「姑娘應該還沒用膳，坐下來吃一碗魚羹配魯肉飯吧。」

楚妘靜實在沒有胃口，但她不會拒絕沈婆婆，這是沈婆婆報答她的方式，因為沈婆婆的魚羹就是賽蟹羹，是她手把手傳授，還有魯肉飯也是，讓沈婆婆能藉此養活三個孫子。

「謝謝沈婆婆，給我一碗魚羹就好了。」楚妘靜在沈婆婆的安排下坐下。

沈婆婆很快就送上一碗魚羹，關心的問：「姑娘是不是遇到麻煩？」

「小事一件，稱不上麻煩。」楚妘靜說的倒也是實話，雖然此刻傷透腦筋了。

她原本以為買房子就好比上市場買菜，簡單至極，關鍵在口袋夠深，接下來不過是挑選喜歡的、滿意的、需要的。錯了，大錯特錯，買房根本不是她以為的如此，至少在纏州，買房是需要左鄰右舍同意……怎麼會有這種事？這不是很可笑嗎？難以理解，但事實如此。

這種時候，她深深體會到權勢的重要，有錢有勢的人一句話，左鄰右舍敢不同意嗎？她想，要不要找陸柏峻幫忙？她認識的人唯有他看起來有權有勢，再說，他也提過願意幫忙，表示這對他來說是一件小事，可是請他出面，她就欠他一份恩

情。

「姑娘若用得上老婆子的地方，儘管開口。」

「好，今日怎麼沒見到大郎？」雖然沈婆婆最大的孫子不過十歲，可是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，只要不是癱在床上，就要承擔養家的責任。

「今日承恩寺山腳下有集市，他帶著二郎去那兒擺攤賣魚羹。」

楚妘靜讚許的豎起大拇指，「他們真是懂事的孩子。」

「是啊，不過，若非楚姑娘，我們也不會有今日。」

「我只是給了方子，其他的全是你們自個兒努力得來的。」見到客人上門，楚妘靜轉而道：「沈婆婆去忙吧，不必招呼我。」

「老婆子去忙了，姑娘慢慢吃。」沈婆婆轉身去招呼其他客人。

楚妘靜看著沈婆婆邊招呼客人邊收拾湯碗湯匙，還笑得如此真摯熱情，覺得這是人間一幅至美的風景，換成她，只能努力不擺臭臉。她一直認為下廚應該是很快樂的事，可是做生意不能選擇客人，遇到討厭的客人，下廚的樂趣還能保持住嗎？她做不到，因此格外欣賞沈婆婆這樣的人。

半晌，楚妘靜依依不捨的收回目光，就在這時，她感覺到有兩道窺探的目光，下意識的轉頭，她就撞進一對深邃清冷的黑眸中。

怔了一下，她皺了皺鼻子，然後若無其事的回頭，專心享用魚羹。

這會兒換蕭毓怔住了，沒想到她對他視若無睹。

「爺，有何不對？」高齊察覺到主子不太對勁。

蕭毓搖了搖頭，專心用魚羹。雖然姓楚，但她不見得是楚四爺的女兒，他的未婚妻……他又不承認這門親事，即便她是楚四爺的女兒，他們也是不相干的兩個人。

「這位姑娘不知是否跟楚四爺有關？」高齊隨口嘀咕了一句，因為他也想到了，此人若是楚四爺的女兒，不就是爺的未婚妻嗎？

「……我要找的是楚四爺。」言下之意，有關無關不是重點。

「若這位姑娘是楚四爺的女兒，跟著她，不就能找到楚四爺了嗎？」

蕭毓送上一記冷眼，「我想找個人有必要如此費心嗎？」

「……」跟蹤是最省事的方式嗎？高齊很自覺的閉上嘴巴，從小跟在主子身邊，主子不必皺眉，他也可以感覺到主子的不悅。

「楚四爺的事慢慢來。」蕭毓並不認為楚四爺會白白交出那半塊龍玆，這麼貴重的信物豈能不換點好處？而他討厭受制於人，給點好處拿回半塊龍玆，這是應該的，但給什麼好處取決於他。因此跟楚四爺交涉之前，他要先掌握楚四爺的情況，好教楚四爺能安分的按著他的意思交出半塊龍玆。

高齊點點頭，不敢再多說一句。

這時蕭毓看到楚妘靜已經用完魚羹站起身，但她並未轉身離開，而是幫忙收拾碗筷，將桌子清乾淨，最後還窩在角落舀水清洗碗筷，沈婆婆見了一眼，並未阻止，而是繼續忙著招呼上門的客人。

蕭毓為之一怔，目光轉為深思，這位姑娘真的很不一樣。

雖然不想求助陸柏峻，但是現實很殘酷，牙人好不容易尋到她滿意的房子，左鄰右舍卻看不上他們這種沒身分地位的市井小民，如此僵持下去，何時才能買到房子呢？當然，她可以退而求其次，不要在意居住品質，可是他們家如今沒有男主人，左鄰右舍的水準很重要，再三琢磨之後，楚妘靜還是務實的找上陸柏峻。

「楚姑娘對房子有何要求？」見到楚妘靜，陸柏峻可以說是鬆了一口氣，她不是輕易妥協的人，想要她改變心意，除非她有求於他。

「房子不必大，只是最好能帶個大一點的院子，我想種點東西。」讓州最大的好處就是靠海，經常可見國外來的商賈，她從他們手上買到不少香料的種子，有了這些香料，她做料理就更方便了。

陸柏峻覺得很稀奇，「楚姑娘也會種東西？」

「這沒什麼大不了，種點菜可以自用，也可以賣錢，改日我送點莊子種的蔬果給陸公子嚐嚐。」楚妘靜早就想為自家種的蔬果找門路，打探酒樓和蔬果行的賣價都不好，說白了，小老百姓就是讓商賈吃得死死的，除非有關係，人家看在你擁有的關係才願意出更高的價碼。而她最不想靠的就是關係，欠人人情很容易屈居下風，可是如今連買房都求上門了，也不差賣蔬果給饌仙樓這份人情。

陸柏峻是一點就通的人，立即反應道：「饌仙樓每出要用的蔬果數量很大，楚姑娘可以將莊子上的蔬果賣給饌仙樓。」

「陸公子還是先看過我們莊子上的蔬果。」雖然是一份人情，但做生意還是要講公道，賺得心安理得，生意才能長長久久。

「我相信楚姑娘。」

「我也有失誤的時候，陸公子還是眼見為憑，我們才能合作愉快。」

「饌仙樓能有今日，有楚姑娘的功勞，我一直覺得與楚姑娘合作很愉快。」饌仙樓能夠迅速躍居讓州數一數二的酒樓，全是由於每季都有新菜色，而新菜色都可以成為招牌菜。

饌仙樓的竄起不可能不引來同行注意，其他酒樓當然會透過各種管道打探，想必楚姑娘多少聽到風聲，可是她並未抓住這一點喊價，還是他先開口，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她不貪心、懂得感恩，畢竟是他給她機會。

「我也認為與陸公子合作是很愉快的事。」他從來沒有企圖打探她的底細，甚至連最簡單的一件事——她姓啥名誰，他都不清楚，不過是聽見人家喚她「楚姑娘」，就跟著喚她「楚姑娘」。

「不知道楚姑娘是否還記得我提過的事——為我特地從京城請來的貴客準備宴席，不必山珍海味，只要楚姑娘的拿手菜就行了。」陸柏峻拱手恭敬的行禮，「雖然知道此事令楚姑娘為難，但實在關係著我往後要做的大事，還請楚姑娘破例一次為我掌勺。」

楚妘靜很爽快的點頭答應了，「好，不過能否等我買好房、安置好家人？」倒不是她斤斤計較，非要人家先辦事，而是搬家的事沒有落幕之前，她沒有心思應付其他的事。

「這是當然，請楚姑娘放心，房子的事我很快就能安排妥當，楚姑娘回去之後可以收拾箱籠了。」

楚妘靜沒有懷疑陸柏峻的本事，再說，他也不能讓貴客一直等著，必然會盡最大的努力在最短時間內讓她買到房搬好家。

「好，另外，請陸公子先問過貴客的喜好，飲食是否有禁忌，或者，貴客有沒有特別想吃的菜色，以便我擬定菜單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還請楚姑娘三日後來一趟饌仙樓。」

楚妘靜點頭應是，再一次道了聲謝謝，便告辭離開饌仙樓。

「這是幹啥？」蕭毓不解的看著陸柏峻一連串的動作——先是鋪紙，接著磨墨，最後還殷勤的雙手將筆奉上。

「你終於可以嚐到京城也吃不到的佳餚，不過在這之前，我總要先弄清楚你的喜好，你有沒有禁忌，還有，你要不要點菜？總之，你是我的貴客，有什麼要求儘管提出來，我都會滿足你。」陸柏峻一副狗腿的嘴臉。

蕭毓好笑的挑起眉，「你這是唱哪一齣戲？」

「我不是說要說服某人給你煮一桌宴席嗎？費了我好大的心力，她終於點頭同意了。」陸柏峻在軟榻的另一邊坐下，同時不忘了指著几案上的書，催促好友趕緊將他的問題交代清楚。

「饌仙樓的大廚各個都是最頂尖的，你用得著費心另請大廚嗎？」這些天吃遍大半個饉州，除了沈婆婆的魚羹，蕭毓還是最滿意饌仙樓的吃食。

陸柏峻搖了搖頭，「說來很奇怪，同樣的一道菜，出自她的手就是不一樣。」

「如何不一樣？」

「這個……你嚐過就知道了，總之，她就是特別。」

「我又不挑嘴，犯不著請人特地為我掌勺。」

陸柏峻沒好氣的送上一記白眼，「你不挑嘴？不滿意的，絕不會有第二口，明明連勺子都沒拿過，卻有最刁鑽的舌頭。」

不滿意，誰會喜歡為難個兒吃第二口，這不是常理嗎？蕭毓當然不會自討無趣在此糾纏不清，只是避重就輕的道：「至少，我不會單憑一眼，連一口也不吃。」陸柏峻又是一記白眼，不過這次是自翻白眼，這不是很平常的事嗎？他就是看不滿意，也不留下剩菜啊。

蕭毓執筆蘸墨，一會兒就寫了滿滿的一張紙，然後扔下手中的筆。

陸柏峻拿起紙，看了兩眼都凸出來了，從來不知道這小子毛病如此之多，什麼豬長得太醜太肥了，不吃豬肉；食物的味道講究香氣四溢，但不能喧賓奪主；他不喜歡甜食，但是甜食會讓人心情變好；食物還是清新爽口最好，不過食之無味就不妥了；一道菜色能否吸引人，外觀極其重要……不是說，他不會單憑一眼，連一口也不吃嗎？

陸柏峻真想翻白眼，不過他忍下來了，若他直接將這張紙交給楚姑娘，她會不會

以為他在找麻煩？

蕭毓顯然知道他的想法，可是他一點也不在意，斜睨了一眼道：「說吧，如此費心安排究竟為何？」

陸柏峻嘿嘿一笑，娓娓道來，「雖然是你提出要求，我才寫信請你來讓州，不過，我請你來也是有目的——我想跟你合作，在京城開一間酒樓。」

蕭毓微微挑起眉，「怎麼突然想在京城開酒樓？」

「你也看得出來我們寧安侯府有多麼窘迫，日子過得緊巴巴的，難怪連個二流的權貴都算不上，我爹娘對做生意一竅不通，只能守著祖先留下來的家產，吃空家底是早晚的事，我總要想法子給侯府生財啊。」

「我記得你是因為吵著做生意，氣壞了侯爺才被趕出來。」蕭毓提醒道。

「我爹不願意我做生意，是怕我虧空家底，可是，看到我從讓州掙回去的銀子，見識到我的經商能力，就不會阻止我做生意了。」陸柏峻早就備好說詞了。

事實上，爹娘確實不贊成他經商，堂堂侯府公子怎能像個商賈一樣？可是繼承爵位的大哥只懂讀書，什麼都不會，寧安侯府若還只知守成，很快就只剩下一個空殼子。皇上願意用他，給了他機會出來闖一闖，而爹娘覺得他真有做生意的本事，自然也不會反對。

「既然侯爺不再阻止你做生意，何必拖我下水？」

「我爹不會阻止，但面子上還是要顧慮，更別說，你武陽侯世子的名頭比我好用，就是皇親國戚也不敢惹你。」京城的鋪子大大小小難以細數，當然不是每家後頭都會扯上當官的或是權貴，但是顯眼的鋪子，尤其酒樓，背後的勢力不夠強大很容易招來麻煩，而他對自個兒要開的酒樓有信心，很快就會讓很多人覺得礙眼。

「要我當名義上的東家是嗎？」

「若是掛名，給你兩成，若是合作，我們可以再討論。」

「我會貪你的兩成嗎？」

「我不能讓你白白幫忙。」

「我們是好兄弟，沒有兩成，也會護著你。」

陸柏峻很樂意給兩成，但聽到好友如此說還是很感動，「我知道，兩成你不會放在眼裡，不過，也許吃過宴席之後，你會想跟我合作。」

「我有點好奇了，此人可真有本事，教你如此看重。」

「她不只是有本事，而且聰明、有膽識。」陸柏峻道出一年前認識她的經過。

聞言，蕭毓同意的點點頭，給了一個評價，「是個不怕死的。」

陸柏峻搖頭辯護，「當時她很缺銀子，要不，也不會豁出去槓上饌仙樓。」

蕭毓戲謔的揚起眉，「我很期待見到他，能夠得你讚賞又袒護的人不多。」

「她只怕不願意見你。」雖說客人滿意廚子，請廚子出來見面必有重賞，不過，他相信楚姑娘看不上賞銀。

「他長得奇醜無比，見不得人嗎？」蕭毓開玩笑的道。

陸柏峻撫著下巴仔細回想佳人容貌，竟然說不出所以然，因為她的額頭被頭髮蓋住了，乍看之下還有點呆，最後只得出這樣的結論，「她絕對不醜，可究竟長什

麼模樣，我還真說不上來，倒是氣質清冷，教人不敢在她面前放肆。」

蕭毓唇角僵硬的一抽，實在無法想像滿身油煙味的廚子清冷的模樣。

陸柏峻擺了擺手，「這個不重要，我看上的是她滿腦子的食譜。」

「我等著，但願他值得你如此讚賞。」

「我安排好了，你就可以大飽口福。」

蕭毓笑著點頭應了一聲「拭目以待」，不過轉眼便放下，並未放在心上。

爹就他一個兒子，還是過了三十五才有，為了避免娘嬌寵養壞他，從小就將他扔進侍衛裡面打磨操練，可惜他在各方面都有武人性格，唯獨吃食就是無法委屈自個兒，逼得自幼跟著他的幾個侍衛都懂得下廚，且各個都有幾道拿手菜，輪流為他下廚，至少保證他不會餓死。

武陽侯府的廚子是京城好幾家酒樓名廚的師傅，他都還看不上眼，一個不敢見人的廚子，又豈會入得了他的眼？

雖然對陸柏峻很有信心，但是三日之內就找到房子，只要她見了滿意，簽了買賣合同，什麼也不必做就可以搬家，楚妘靜還是受了不小的「驚嚇」，嘴巴差一點闔不攏，這會不會太厲害了？這個傢伙真的只是一般商人嗎？

不管他什麼來歷，買房的問題解決了，不過他顯然覺得這還不夠瞧，搬家這一日甚至派了人手和馬車前來幫忙，然後他們就輕輕鬆鬆搬好家，並在一日之內收拾妥當了。

接下來，楚妘靜專心準備宴席，按著陸柏峻提供的注意事項擬了一份菜單。

除了燶鴨，其他幾道都不在饌仙樓的菜單上。

銀絲魚膾：魚膶就是細切的生魚片。以活鯉魚為主料，切成細絲的魚肉用開水燙過，急速撈起，放入涼涼的開水漂洗乾淨，瀝去水分，再輔以配菜蘿蔔、生菜、香菜上桌。

槐葉冷淘：冷淘就是涼麵。摘新鮮槐葉榨出汁，和入麵粉中揉成團，用刀切成細條，煮熟後放入冰水中浸漂，其色鮮碧，然後撈起以熟油澆拌，放入井中冷藏，食用時再加佐料調味。

琉璃藕：河藕洗淨去皮切成瓦狀，油炸冷卻後，塗一層稀稀的蜂蜜即可。

釀筍：這道菜最好用春筍，不過入夏了，當然只能用夏筍。用長短粗細相近的中小竹筍去殼、去根洗淨，以羊肉當肉餡，用薑末、蔥花、胡椒粉、料酒、鹽攪拌均勻，用筷子將竹筍內部的節一一穿透，將肉餡分別塞滿筍內，撲上生粉封口。放入蒸籠蒸之，待筍的顏色變老，稍燜後即可出鍋上菜。

清湯白菜：用老母雞和精瘦肉，放入蔥、薑、料酒熬出清澈如水的高湯，再挑幾顆鮮嫩的大白菜，將外面葉子全剝去，只留拳頭大小的最鮮嫩菜心。洗乾淨後，輕輕一層一層剝開，然後用雕花刀細細劃上幾刀，不完全劃開，只剩一點點相連，乍看依舊是完整的菜葉。用勺子舀起清湯緩慢均勻地澆在白菜上，待所有的白菜心被清湯澆上兩、三遍後，再一一夾起擺盤。

鹿尾珍珠羹：羊頸肉、雞腿、乾菜切成蓮子樣，加上葛仙米、蓮子，再用牙色湯勾流水芡，灑香菜末。

最後一道甜點，艾窩窩：用炒熟的核仁、瓜仁、芝麻仁和白糖為內餡，再用蒸熟的糯米為外皮，將內餡包進外皮裡，搓成小球狀後即可食用。白色如雪，質地軟黏，口味香甜。

這一桌，除了分派出去的清洗、備料之類的雜事，楚妘靜可以說是獨立完成。一來，陸柏峻要求她掌勺，二來，她並未將燶鴨之外的方子賣給饌仙樓，當然不便其他廚師藉機在旁邊觀摩學習。

總結來說，為了這桌宴席，她事前的準備工作就花了整整三日，因此掙上幾百兩也不覺得理虧。

蕭毓對這一餐只是抱著嚐嚐看的心情，就是難以下嚥，他也不能不管好友，寧安侯府的未來的確令人擔憂。可是真的沒想到……這一餐他不但吃得津津有味，甚至連個殘渣都沒剩，旁人還以為他這是餓了幾日吧。

見狀，陸柏峻笑得嘴巴都咧開來，真是可惜了，早知道應該躲在一旁偷看，有過這麼一次「失算」，以後這個小子會特別留意，想再見此奇觀，難啊！

「……今日中午沒用膳，因此多吃了一點。」蕭毓最討厭做的就是辯解，可是面對好友詭異的笑容，總覺得應該給點解釋。

陸柏峻賊兮兮的一笑，他不知道越描越黑嗎？「我明白，我好不容易請來的大廚，你當然要空著肚子等候品嚐。」

蕭毓不自在的清了清嗓子，「好吧，我同意你的想法，若是京城的酒樓交由此人掌勺，你的酒樓必然火紅。」

「她不掌勺，只是負責指點酒樓的廚子。」

蕭毓怔愣了下，「這是為何？」

「她不喜歡為不相干的人下廚。」頓了一下，陸柏峻邀功似的接著道：「今日她願意為你下廚，是因為我幫了她一個大忙，為了答謝，破例一次。」

「明明是廚子，卻不喜歡為不相干的人下廚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蕭毓差一點舌頭打結了，雖然世上的事無奇不有，但這樣的事未免太荒謬了。

陸柏峻雙手一攤，「我也不明白。」

蕭毓看了一眼桌上的空盤子，挑釁的揚起眉，「這一桌真的是他做出來的嗎？」

陸柏峻忍不住翻白眼，「不是她做出來的，難道是變出來的嗎？」

「你在北京開的酒樓算我一份。」如此一來，他應該可以見到這位廚子吧。

「真的嗎？」陸柏峻兩眼閃閃發亮，若有好友的財力相助，酒樓的地點和大小就不會受到限制。

蕭毓點點頭，「何時安排我們見面？」

陸柏峻頓時一僵，想到一件事，「我還未徵詢她，不知她是否願意合作。」

「他只要出方子就可以坐收一成，他豈會拒絕合作？」

陸柏峻不以為然的搖搖頭，「彼此利益結合，合作方能長長久久，對她對我都是最好的選擇，不過，就怕她不願意進京。」

「比起讓州，京城更有『錢途』，只要他不傻，就應該分得清楚如何選擇對未來更好，萬不可能放過這樣的好機會。」

是啊，若有更好的前程，沒有人捨得將機會往外推，可人家偏偏是個姑娘，不可能說走就走，除非舉家遷至京城，要不，只能教酒樓的廚子來此跟她學習一段時日，不過，前者可能性不大，後者又非長久之計。

陸柏峻苦惱的搔了搔頭，擺手道：「這事我再想想。」

蕭毓好笑的搖頭，不過是個廚子，只要捨得花銀子，還怕找不到更好的嗎？不過話說回來，他還是第一次吃得如此心滿意足，不能不說，此人確實有真本事。

Crescent Family